

小說界文庫 ● 長篇系列



XIAOSHUOJIE WENKU

真迹

ZHENJI 成

一著

上海文藝
出版社●



精巧、獨特的構思，
似在描述一個偵破
法揭示了“晉商”的
深厚，充溢着詩情畫



清新、流暢的文筆。
故事，實以反偵破筆
消亡之謎。作品內蘊
意。

XSTW
●上海文藝出版社

-20

真迹

成一著

XSTW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103号

责任编辑: 张贺琴

封面设计: 袁银昌

真 迹

成 一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9.5 插页3 字数204,000

1993年8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3次印刷

印数 9,001—13,000册

ISBN 7-5321-1068-0/I·795 定价: 11.80元



夜里，
听窗外下起秋雨。

成一

出版说明

“小说界文库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，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，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。凡在我社发表、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说创作均可收入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包括以下系列：

长篇小说系列

中短篇小说集系列

年选系列

专题选系列

微型小说系列

“小说界文库”设编辑委员会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88年12月

第一部

1

民国元年三月初四那天夜里，据说风高天黑。月初之夜总是黑暗的，初三初四虽开始有细月显现，但谁都知道，一到天黑时候它便很快沉没了。因此，初四之夜天景黑暗可以认定无疑。而这一夜有风无风，风有多大，又刮了多少时候，就完全是由当事人事后所陈述。

据那一夜在康府宅邸跳楼上守夜的一名家丁说，风是从午夜时候刮起来的，而且来势十分的奇异。他说前半夜本来相当安静，很早就听不到甚么声息了，整个康府沉寂无声，康府所在的康家堡村也寂静得听不到一声狗叫。全村的灯光，康府的灯光，那一夜也早早的熄灭了。只有他厮守着的那盏防风马灯一直亮着，灯焰一动不动，因为没有风。

这种情形叫他心中踏实，但又十分不好对付，因为没有甚么可以警觉，瞌睡便不断袭来，可他说他绝对没有敢睡。东家，管家，护院武师，都一再嘱咐，现时天下不太平，巡夜须万分警觉，不能有半点闪失，小的怎么敢瞌睡。他还说因为天下不太平，东家特别给他们巡夜伙友的伙食，添了一道肉菜，那就是为了叫他们夜里有精神，不瞌睡。因此，那天夜里他一觉着眼

皮沉重得难以支撑时，便跳出跳楼，提了马灯，沿着房顶上的巡夜路线巡走一遭。这条路线游动于各庭院的房宇之上，许多去处显得险要，又是那样黑暗的天景，瞌睡早给吓跑了。他说他前半夜就这样巡走了四五遭，不曾发现任何动静。

到午夜时候，大风就忽然之间刮起来了，那来势很像野地里突然冒起的鬼旋风，没有渐渐启动的过程。一刮来就迅猛异常，厉声呼啸，地动山摇，天昏地暗，当然那天夜里本来就是天昏地暗的。他说小的是巡夜老手了，当时还真给吓了一跳，以为突发了甚么灾祸了。当然后来也没见发生甚么灾祸，大风就那样凶猛地刮下去了，势头终于不减。他那盏防风马灯的灯焰，一直给吹得忽明忽暗，总像要给吹灭似的。当然终于没有给吹灭，因为那是东家从大码头买来的美孚洋灯，真防风半点不含糊。

出现了这样一种异常天象，他是再不想瞌睡了，又不敢在跳楼里避着，只好集中了万分警觉，提起那盏防风马灯，沿着那条巡夜路线，不断走来走去。

巡走了多少遭？

前半夜是四五遭，后半夜就实在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大风凶险，他是一直在巡走，不敢停止。

发现什么异常情形没有？

没有，千真万确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，只有异常的天象。大风厉声呼啸，老院的后楼以及所有的楼房背后，风声都响得厉害。除了呼叫的风声，别的响声始终不曾听到，天景又那么黑暗，更看不到甚么，防风马灯照不了多远，一直忽忽闪闪的。

风是东北风，这没有错，他说得很肯定。

没有听到门窗开启的声音吗？

没有，只有风声。狗叫声也一直没有听到，真是奇怪极了。出现了那么奇异的天象，狗居然不叫，东家的狗，全村的狗，都始终没有叫一声。大风乍起时候，他都给狠狠地吓了一跳，狗却不叫那一夜真是怪了。

康府的守夜跳楼有东西两座。在西跳楼守夜的另一名家丁，说法与前面的陈述大致相同。只是，这一位家丁远不如前一位那么善于言辞，大多情况一味附和和同事。叫他陈述，表达上颇显困难。不过，东家知道这名家丁一向就是拙于言辞，但守夜资历又远较前一位深久，一直忠心耿耿。而且对那夜关键处的陈述，也与另一位说的相附，便未加细究。只是到后来发现案情越来越复杂离奇时候，才后悔当初不该一道传讯这两名家丁，这岂不是公开给他们一个建立攻守同盟的机会吗？

康府的护院武师包师父，这一夜偏偏不在康府，他宿在城里的武术馆了。他说近年他一直在秘密磨练一种全新的功夫，当时正忽有灵悟，所以常滞留于武术馆忘归。不过，他虽宿在了武术馆，却仍然可以肯定那夜的确刮了大风。因为他在午夜时候给大风刮醒了，不由担心起康府的安全来，他说他是磨练有素的护院武师了，对风高天黑夜有一种本能的警觉。因此，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回康府，果然出事了。

他当时曾责问了他的徒弟八大锤。八大锤所说的情形，也与那两位家丁的陈述大体相同。

八大锤说，那天夜里因为师父不在，他感到护院责任重大，一直格外警觉没敢打一个盹。当大风突起后，他就更加不敢疏忽了，立刻往各院巡逻不止。巡逻中，他只见房宇之上

那两盏防风马灯在忽忽闪闪地游动，此外并没有发现什么动静。

就那么一直在各处走动查看吗？

八大锤说，他中间也曾回屋静坐过几回，但总不敢多坐，赶紧又出去巡查，这样直到天亮。

那怎么还是出了事？

包武师很想给八大锤当胸一拳，只是想到身上的新功夫近来又有大进，怕毁了自家徒弟，才忍住了。也幸亏八大锤当时没有禀告他在前半夜打牌的事，否则，师父那致命的一拳，结果难以想象。因为康府有家规，严禁族中子弟打牌染赌，何况是下人。八大锤那一夜暗约家仆打牌，虽然不过是小赌，但因为他的手气一直奇佳，终于淡忘不了。他说他后来似乎再也不曾有过那么好的手气，于是也暗暗觉得那一夜有些特别。

据贴身伺候康老太爷的仆人老亭说，那夜的风真是从午夜时分刮起来的，只是对这场风的描述却远不是那么奇异和凶险。他说那夜刚交子时，外头起风了，他就端坐炕头，谛听院里动静，一直警觉待旦。

一定听到了很大的风声吧？

老亭说听风声做什么，他只谛听异常的响动。

那夜的风不是很大吗？

他说风会为非作歹吗？那夜他也没有到风里去走动，一直端坐炕头，警觉待旦。

老亭对那夜大风的描述，显然与其他当事人不同。但考虑到他是饱经沧桑的老仆，很可能见怪不怪了，因此最初也没有存疑。

就没有听见院里有异常响动吗？

老亭说他听见了还会出事吗？

在康府，再没有谁能比老亭的警觉更灵敏了，他一生贴身伺候老太爷，连一只蚊虫飞近主人也休想突破他的防线。他说他的腿脚不似昔日灵便了，耳力依然灵敏如旧。这是他警觉多年所练就的超人本事，绝对不含糊。老亭一直住在老太爷独占的老院里院，老太爷居正房，他居于西厢房，相离近在咫尺。平素这处里院内，哪怕发出一声绣花针落地似的异响，老亭也会立刻捕获，然后便随即送出一声低沉而摄人魂魄的喝叫，教再老练的歹人也会打一个冷战。与此同时，老太爷便会照例闻声而醒，作出应对不测的准备，仿佛互有感应似的。可那一夜出事，却正是出在老太爷的屋里，老亭竟始终没有发出那一声预警的喝叫。老太爷亲自证明了这一点，并因此断定老亭是和自己一样的老了。

这令老亭很伤心。

康府的夏管家这一夜也不在康府。他说因为老母病了，向东家告假回去探视。因此，夏管家除了证明那一夜刮过大风，便提供不了多少现场情形。

在最初关于这一夜情形的陈述中，只有康府家馆的塾师何举人提供了一点不同的说法。他说那夜起风之时，他仍在秉灯夜读。因为是自家写下的著作，读得格外入迷，所以对窗外风声并没有怎么在意。根据守夜家丁的陈述，那夜在起风之前，康府所有的灯光早已熄灭了，这与何举人说起风之后他仍在秉灯夜读，显然不合。何举人所居的书房院，在康府大院的西北角，但登上守夜的眺楼，是完全可以俯视到的。那么是谁提供了假证词呢？可惜，这个疑点在最初也未引起足够的

注意。因为何举人提供了下面这样一个相当刺激人的异常情况，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。

他说他一直在秉灯研读自家的著作，非常入迷，直到一声沉闷的异响将他惊动，才从自己的著作中脱离出来。但他侧耳倾听时，那异响却已经消失了。他凝神息气又谛听了很久，终于再没有听到。

是怎样沉闷的异响，像门窗开启的响动吗？

他说不像普通门窗开启的响声，那响声很沉重有力，但不尖利。

那像是歹人由高处，比如从房顶跳落地面所发出的响声吗？

他说也不像，人更不会那么沉重有力。

那响声就发自书房院吗？

他说肯定不是，要远得多。

是老院那边吗？

他说不能肯定。

老院在康府的东北角，与书房院之间还隔着另外不少处庭院。在书房院听到了老院那边的响声，又很沉重有力，而在老院里听力那么灵敏的老亭，却什么也没有听到。这显然是一个更大疑点。

很可惜，这个疑点同样没有引起当时的办案人的足够注意。他说，或许强人是由书房院潜入老院说不定。

他就是康家主政的大少爷。

大少在这一夜倒是没有听到风声。他记得那夜睡时已经很晚了，一直在给自家票庄驻各地码头的分号写信，勉励他们精诚应变，不必慌乱，本财东确有雄厚实力，支持字号稳渡现下危难。

这是康家票庄天成元的孙大掌柜请求他这样做的。去年辛亥首义突发，清廷退位，民国改元，各地秩序大乱，西帮票商^①受牵动甚剧，不断有挤兑汹涌，生意倒塌，伙友逃散，字号被劫的消息传回。票号虽有财东不干预日常商务的规矩，但当初风云剧变的危急关口，字号老总们不得不请东家亲出压阵。康家大少接手主持家政还没有几年，就赶上了这样的乱世局面，虽然自家字号驻外埠码头的分号，至今还未发生大的不测，但他一直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不过，那晚在伏案写信的时候，只担忧外埠码头的生意，实在不曾预感到自家宅邸之内也会出事。否则，在那一夜他是怎么也不会有兴致同夫人行房的。

伏案写信不能算怎么劳累，都是那么几句话，照抄予各地

① 票号者，类似于后来的银行，更早于江南的钱庄。有清一代一直以白银为主要通货而禁用纸币。这样，现银的携带调运就麻烦大了。尤其是四出奔走做生意的商贾所携的巨量现银即使请教镖局，不止费用甚大，而且仍不免会有不测发生。当时颇著信誉的山西商人慧眼独具，适时开创了现银汇兑的金融生意。客商在甲地票号交银写票，到乙地同号即可凭票取银，只需交付一点汇水，真是方便、经济又安全。票号一出，即受到商界欢迎，生意渐渐越做越大。收汇规模渐大，票庄又开了银钱的放贷收存生意，获利就更加快捷而丰厚了。特别是清朝先前并无国家银行，诸如各地钱粮上缴、兵饷接济边地之类官银调度，都是官府直接承办，既辗转延误，又不免层层克扣。而西帮票号一纸信符遥传，百万巨银立集，因此，官方也渐渐将国库官银的调运交票号汇兑了。由汇兑现银而至放款存款，由张罗民间生意发展到兜揽库银调汇，西帮票商可真是长袖善舞，极盛时曾有“执全国金融牛耳”的声威。各大票号的分号，不仅遍布国中重镇要邑各大码头，而且远及海外。

老帮就是了，他知道重要的只是他的亲笔。不过，由担忧各地生意，想及康家祖业忽然压上己身，又逢了这样的乱世，精神上就十分的不轻松。伺候少夫人的柳嫂，那晚却一再来催他早去休憩，说少奶奶在等候呢。他就知道这夜又得有事了。

自从他接手主持家政以来，自家夫人就对房事格外热心起来，他知道这是为了叫他早得子嗣，并非她迷上了床第之乐。他身为老太爷的长孙，至今仍未得子，身后只有一女，她本来就有些着急。他接手主政之后，按康家祖制，族中一直在张罗从叔伯后辈中给他过继一子。这样一来，她就更着急了，当然盼望能有亲生子来承接自家的长门旺势。不过，大少一直是赞同维新的少壮人物，他对于长门不长门，亲生不亲生，似乎并不十分在乎。自家夫人原也系正经名门淑女，一向涵养有度，尤其于床第之间更是非礼不为。不想自做了主政夫人，就忽然热衷于此道了，而且竟会那么专诚地不断翻新出许多花样来，叫他觉得仿佛也很富维新色彩。于是，他便不断落入陷阱，无法细究是重蹈了传宗接代的覆辙，还是将维新精神也贯彻于房事了。

那天夜里他虽然拖延再三，但还是忽生了好奇心，不知她今夜又会有什么新花样翻出，就终于丢下冗务，赴内室去了。他依稀记得当时已经很晚了。不过，因为那夜又有维新式的房事，接着就是深沉的酣睡，对那夜有风无风就不甚了了。

次日给柳嫂唤醒时候，天还未亮，一时难以从酣美的春眠中挣脱出来，他还十分恼火。

柳嫂说是老亭有急事要见大少爷。

听清了是老亭，他才有些清醒了。

柳嫂说，怕是老太爷有什么急事吧？

又听说是老太爷，他完全清醒过来，立刻穿衣下床走出内室。

他记得出来见到老亭时，发现他的两眼像猫眼一样幽亮，他从来还没有见过老亭有这种眼光，不由吃了一惊。

老亭说，老太爷唤你呢快去，语调有些哀伤。

当时他以为老太爷又染病了，就急忙向老院跑去。老太爷已经九十高寿，去年八十九岁时病过一场，幸得名医悉心诊治，脱了灾难。但老太爷如此高龄，总是随时叫人担惊受怕，当时他心里就很害怕。不过，那天跑进老太爷的屋里，却见老人安然无恙地坐在那把陈旧的太师椅上，只是脸色难看，一向似行云流水般垂于胸前的白胡子，当时显得有些凌乱。见此情形，他先放了心。

记得老太爷劈头对他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小掌柜的，你快给我寻回那两块石头来！”

他一时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对老太爷所说的石头，也没有想到是那么珍贵的明人篆印，还以为老太爷在说梦话。自去年病愈复原后，老太爷就不时说些梦话，谁也听不明白。直到祖母也神色异常地说明，是夜里老太爷屋中失盗了，他才大吃一惊，觉得腿都有些软了。

祖母说，夜里老太爷屋里丢了两块金贵的石头，天不亮她就给喊醒了。本来平素老太爷也是天不亮就醒了，可总是她先醒来，过去伺候老太爷起身。也总是她去开门，然后老亭进来倒尿盆，再扶老太爷到院里练拳。这天她就偏偏睡过了时候，老太爷起了床，下地点着灯，她都没有发觉，直到老太爷把她喊醒，问她怎么没有开门？她说昨晚明明早早的就闩紧门了，怎么能没有开呢？她慌忙跳下地，到门后一看，果然房门

没有上闩。上下两道门闩都没有上，两扇厚门也没有闭紧，之间留有一道缝。缝倒不宽，只一寸许。老太爷急忙返回他的居室，就发现放在榻旁小几上的那两块石头不见了。

他问会不会放到旁的地方了？

老太爷立刻沉了脸说，“你当那两块石头是什么东西，我会随处乱扔吗？小掌柜的，你快给我寻回来！”

祖母也说，老太爷在他的卧室和书房寻了半天了，没有寻见，真是丢了。

他问旁的还丢了什么没有？

老太爷就嚷吵道：“丢了金山银山也不怕，那两块石头你拿金山银山我也不换，小掌柜的，你快给我寻回来，这是想要我的命吧！”

当时祖母似乎说，还没有发现丢了旁的东西，但他没有留意听到。因为一听老太爷叫唤金山银山，他就惊骇得乱了方寸，只觉得全身膨胀起来，头皮发麻，两腿发颤，尿泡也觉得憋不住了。当时他想，强人夜入康府，那必是为银钱而来，他家除了银钱，还有什么？银钱一旦被盗，那还拿甚么来支持各地字号挺过当前危难，难道康家百年票业真要败在他手上吗？他失魂落魄地对老太爷说：

“祖父大人你不用惊慌，我这里还憋着一泡急尿呢，憋了长长一夜了，等我先去一趟茅厕，回来再说。”

这句话，后来很为族人所称道，说他有老太爷当年临危不乱的气象，遇了康府这种少见的场面，他该尿尿还是先尿尿，是当家的材料。不过在当时，老太爷对他逃去尿尿，是相当尖利吼叫什么来，可怜他已经顾不及去理会了。

当时他是站在老太爷的书房里，说完那句失魂落魄的话，

就慌慌张张冲进书房间里老太爷的卧室，扫视了一下，发现没有异常，也发现了那里不是茅厕，才又折出来，经书房，出前堂，冲出院里。又拐向东，穿过偏门，跨入里偏院，再夺步进入外偏院，终于冲进老院的茅厕。那里点着灯。幸亏起床时就十分匆促，衣带不曾系得齐备，他又穿着新式的西装裤子，撒这泡急尿才得了方便。不过他还是相当后怕，这一路惊慌奔来，真是忍耐到了极点。一泻如注之际，他才觉得那膨胀于全身的惊慌，也似乎渐渐倾泻出去了。头皮也不再麻木，有了点沉重的感觉，两腿也有些力量了。

随之他的脑筋也冷静了些，想起银子原是十分沉重的东西，强人携它飞檐走壁也不会那么容易。先祖对此不是早有高妙防范吗？家中窖藏的银锭，都已铸成千两重的大银坨子，俗名“莫奈何”，就是令强人莫奈何！他想，只飞檐走壁一路，怕也偷不去许多银子，决不至伤及票庄的后盾。强人窃去老太爷那两块石头，倒是个聪明的主意，两方石印能有多重，却远比银子值钱。只是值此乱世，能令强人行窃得手，就显露出康家警卫不严了，由此引致歹人蜂拥而来，那局面可不堪设想。想及此，他不由又有些惊慌，好在这时他已经意识到，作为康家主政者，在此危难关口，有惊慌也不能流露出来。已无急尿乱神了，你该沉住一些气才对。

他返回老太爷的屋里，老人叫嚷得更加尖利，一味逼他快去寻石头。他听老太爷的叫声，十分肖似童声，尖厉得那么稚嫩，他更有些骇怕了无从进一步镇静下来。当时应该做的几件事，都没有想到去做。他是最初到达案发现场的办案人，居然没有想到察看一下现场有无强人留下的脚印，院里，屋里，都不曾察看。当然，他不怎么会办案。当时他甚至没有细问到

底是丢了怎样的两块石头，就像是哭了半天还不知是谁死了。这是很大的疏忽。当时也许问过，没有问明白是很可能的。老太爷像孩童一样任性地说：“你快去寻回那两块石头，你是想要我的命吧！”

他说他立马就去寻找，祖父大人，你放心吧看伤着身体，不敢太着急，以咱家财势，上天入地全不是难事！祖母大人你招呼老太爷吧，我这就去查找。

从祖父那里脱身出来，天还没有大亮，仆佣们已经照例起来各司其职了。他见到打扫庭院的男仆，记得并不曾尘土飞扬，可见当时已不再刮风。那时，他有些木木的，不是十分有意识地在各处庭院中间走了一圈，因此也不可能发现甚么异常。只发现自家宅邸的围墙那么森严高耸，之上又有垛垛式的女儿墙，与平时看惯了的景象不大相同。以前他总觉得自家这城堡式的围墙，似乎有些俗气。那天清晨，他才明白这种俗气是有道理的。强人能飞檐走壁，可又怎么能拨开老太爷的房门呢？那两扇木门十分厚重坚固，内有两道门闩，闩紧之后又有一种锁定的机关，两门的合缝处还有一种交错的结构，这一切都是为阻挡利器直插其间拨动门闩吧。强人难道真有什么神奇的破门法术吗？

他好像才惊醒了似的，立刻奔回自己的账房，着人去传唤护院武师。

底下人回来说，包武师夜里不在府中。

他听毕就有些恼火，甚至起了疑心，会不会是这位武师与江湖上的强人里应外合，做了这件盗案？不过很快就打消了这种冲动。包武师一向有武德，在国术界威望不低，受聘于康家也许多年了，很受老太爷器重，更同二爷交情深厚。